

孟晖 著



潘金莲的发型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潘金莲的发型

孟晖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金莲的发型/孟晖著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305-13288-9

I. ①潘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0996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

出版人 金鑫荣

书 名 潘金莲的发型
著 者 孟 晖
责任编辑 沈卫娟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5.25 字数85千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3288-9
定 价 26.00元

网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: <http://e.weibo.com/njuyzxz>
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 录

003	花落知多少
021	遗落的笑靥
029	张生的礼物
045	潘金莲与髻髻
058	晋代名士的休闲服
070	万里远来的衣袂
082	李清照的时装
089	闹蛾满城狂欢夜
095	开合里的风光
103	南朝的裙裤
109	披风小识
139	民国的女袄
143	黄金与翠羽的华服
153	再版寄语

潘金莲早已成了太有名的人物，她在历代读者心中激起的反应之复杂，大概没有其他文学人物能比。对于这种深入人心的形象，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对之加以想象，这也是常情。可是，我们这个时代的看法，是以手长腿长，瘦骨嶙峋到状如病鬼，并且还尽可能地把这瘦骨都暴露在外的女人为至美，看到潘金莲的整体造型很可能状如金字塔，许多人不免要吃一惊。其实，任是谁的审美习惯，也都只是出于时代的塑造而已，而历史上女性的装扮从不肯遵循一种固定的标准。



北宋初年，东京女性流行用黑光纸剪成“团扇”贴饰面庞，昔日的流行被保存在艺术作品中。
(图为大英博物馆藏宋代《父母恩重经变相》局部)

花落知多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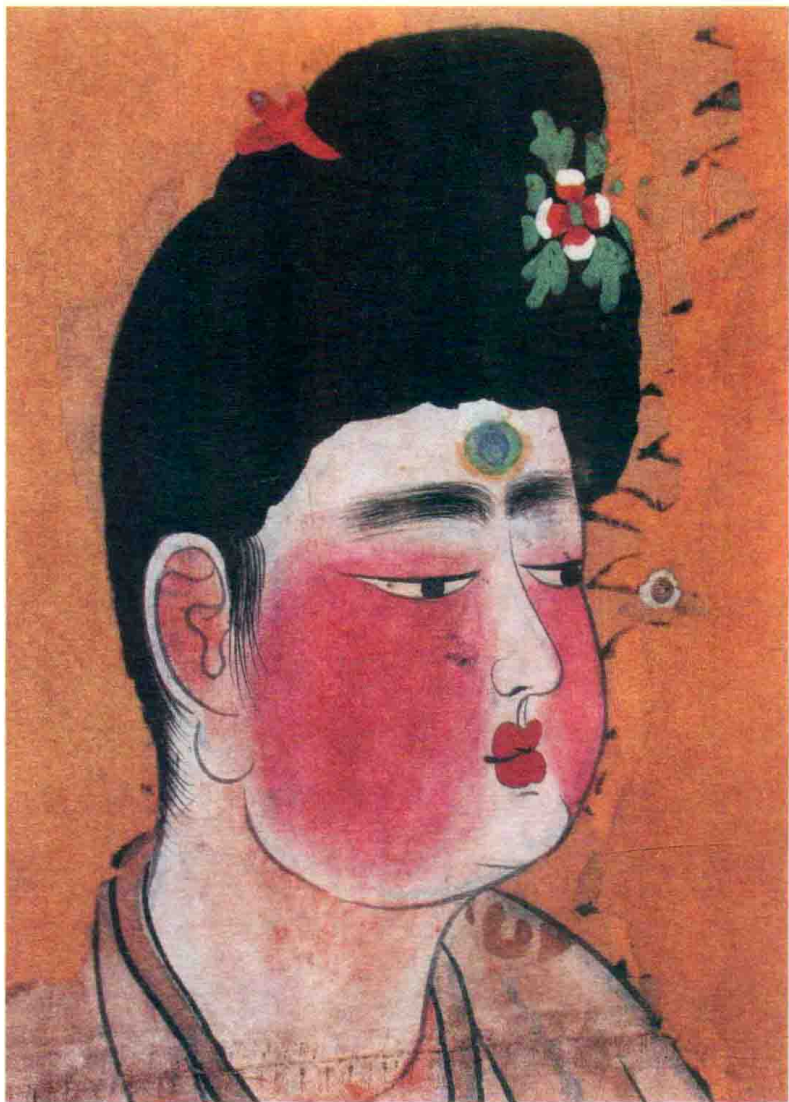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”中，曹雪芹把他对女儿国的狂想推到了一个高潮。其中，香菱和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人在“红香圃”外斗草的情节，是谁读了都会难忘的。其实，相同的场景，早在数百年前，就在一位女性诗人的笔下呈现过，曹公此刻的文思，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位女性前辈的影响：“斗草深宫玉槛前，春蒲如箭荇如钱。不知红药阑干曲，日暮何人落翠钿”（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）。同样是富贵但封闭的环境，同样是稚气未脱而不得自由的少女，同样是新鲜的春光，甚至游戏也是同样的，只不过，在花蕊夫人笔下，具体的人物身份成了宫女，而地点则是在五代西蜀的宫苑。也是在红芍药花怒放的花栏前，这些年轻的女性想必也是“满园玩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，坐在花草堆里斗草”，这个拿着蒲草，说它像箭；那个拿来荇叶，说它像钱。《红楼梦》



明·陈洪绶《斗草图》局部

中的“这一个说：‘我有观音柳。’那一个说：‘我有罗汉松。’那一个又说：‘我有君子竹。’这一个又说：‘我有美人蕉。’这个又说：‘我有星星翠。’那个又说：‘我有月月红。’这个又说：‘我有《牡丹亭》上的牡丹花。’那个又说：‘我有《琵琶记》里的枇杷果’”，显然是作家利用了小说篇幅的优势，把相同的情节展开来尽情地加以发挥而已。有意思的是，彼此相隔数世纪的两位作者，接下来都把笔锋转到了女性妆饰上，也许潜在的逻辑是，在绚烂的芍药花前，只有女性的服饰、容妆才足以与之争艳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这是一条与花光相辉映的石榴红绫裙，在花蕊夫人的宫词中，却是一点在色彩上形成鲜明对比的“翠钿”。

一点翠钿，被遗落在了芍药花栏的栏杆前。这个小小的场景，很容易就被人忽略而过，实际上，自它产生以来，也确实一直被忽略着。单从字面上，我们就不难猜测出，“翠钿”是一种女人用的首饰，因此，好像一切都很明白，没什么可多说的，这里呈现的只是一个“绮艳”的场面而已，而“绮艳”，一向就是文学创作的大忌。让我们还是赶紧从这个冷僻的角落掉转目光，去关注那些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重大主题……但是，且住，有人应该注意到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么简单，在花蕊夫人的《宫词》中，出现过这样一位宫女的形象：“翠钿贴靥轻如笑，玉凤雕钗袅欲飞。”谜底因此而破解了：花蕊夫人词意中的翠



额头上先给额黄，然后在额黄上再贴翠钿。(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代侍女绢画局部)

钿，并不是“泛指”，不是在笼统地指称一般的首饰，她笔下的对象非常明确。这里所涉及的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化妆风气，正所谓“素面已云妖，更著花钿饰”（杜光庭《咏西施》）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，女性们流行用各种各样的小花片，来贴在脸庞上、鬓发上，这些小花片，就被叫做“花钿”，或者“花子”、“面花儿”等名目。想当年，花木兰从沙场上九死一生地归来，她要恢复女儿身了，其中所必需的手续之一，就是“对镜帖花黄”。后人也正是借助着这诗句而知道，至少从南北朝时代起，用一片片小花片来装饰自己的面容，就已经是女性中最普遍的化妆术了。只不过，在花木兰的年代，普遍的是黄色的“花黄”，而到了花蕊夫人的时期，绿色的“翠钿”变得最为时髦。原来是“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，偏宜贴翠花钿”（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一本第一折），这“翠钿”不是簪钗，不是绫绢假花，而是花钿的一种，是用来贴饰在脸上的。发髻上玉雕的钗头凤其势如飞，嘴唇边笑涡儿所在的地方贴一对绿色的花钿，做出人工的笑靥，就是那个时代的时髦美人的标准照。

此刻正是《花间集》的时代，也是翠钿大行其道、风光无比的时代。除了充当假靥，它更多的是高踞在女性的额头上、眉心间，比如，有一位“眉间翠钿深”的美人，斜倚在枕上，覆盖着鸳鸯锦被，在帘外传来的啾啾莺啼声中，情思百转（温庭筠《南歌



面贴花钿的唐代舞女。(长安郭杜镇唐执失奉节墓壁画)

子》)；另一位刚刚起床的美人，睡意未消，意态慵懶，头上用白玉簪固定的花冠都偏歪了，但是，此时的她“翠钿金缕镇眉心”，对着小庭中的斜阳轻风，杏花零落，一腔深深的情愁，无可诉说(张泌《浣溪沙》)。当然，翠钿也可以贴饰在面颊上，比如就有一位“翠钿金压脸”的美人，在“牡丹花谢莺声歇，绿杨满院中庭月”的春残时节，在寂寞的香闺中，灯光影里，因为思念远人而泪水纵横(温庭筠《菩萨蛮》)；而另一个境况类似的女性，倚在屏风上独自哭泣，泪水顺着双颊流过颊上的花钿，把这小小的花子给打湿了：“谁信损婵娟，倚屏啼玉箸、湿香钿”(毛熙震《小重山》)。

在当时最时兴的花钿样式中，能够与翠钿一争高下的，是金箔做的金钿：“少妆银粉饰金钿，端正天花贵自然”(陆畅《云安公主出降杂咏催妆》之二)。因为金钿薄如蝉翼，也被呼作“金蝉”，词人张泌就曾经偶然在市井上撞见一位不知名的风尘女，脸上是“蕊黄香画贴金蝉”，让词人一时深深为之打动。用金钿做成的人工假靥，就叫“金靥”，孙光宪在《浣溪沙》词中描写了一处落花绕阶、画帘垂地的黄昏的闺阁，一切都是无情无绪的，薰笼中是残香，人也是残妆：“腻粉半粘金靥子，残香犹暖绣薰笼。”金靥子只是半粘在女性脸颊的香粉上，显然随时都可能掉落，但这位女主人公也懒得去收拾，因为“蕙心无处与人同”，



在额间和鬓发上都贴饰翠钿的中唐女性。([传]唐·张萱《捣练图》)

她正忙于自己的寂寞呢。顾夔《甘州子》中描绘：“醉归青琐入鸳衾，月色照衣襟。山枕上，翠钿镇眉心。”而在他的一首《虞美人》中则提到，在“晓莺啼破相思梦”的早晨，词中所写的女性“宿妆犹在”，这显然正是《花间集》时代美人们的普遍作风，即使在夜晚也不把花钿等等面饰去掉，于是，词人们笔下的一个个感情失意的女主人公，她们多愁善感的面庞，就始终被翠钿或金钿映衬着，无论在一腔幽恨的白昼，还是情潮暗涌的夜晚。

只有在这样稍稍地留了心之后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花蕊夫人的匠心所在。原来那被忘记在芍药花下的翠钿，不是一般之物，它曾经亲昵地贴依着女性的肌肤，把女性的面容映衬得更为人迷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像最亲密的伙伴一样，陪伴着女性，见证了她的欢乐，她的寂寞，她的幽密心情，知道她所经历的每一个不被他人关心和注视的白天和夜晚。但是，那天真的女孩子本人，却不知道珍惜这小小的面饰，一阵短暂的欢乐，就让她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，以致在它翩然飘落的时候，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。和凝在一首《宫词》中描写了非常相似的场景：“碧罗冠子簇香莲，结胜双衔利市钱。花下贪忙寻百草，不知遗却蹙金蝉。”少年宫娃戴着碧罗莲花瓣装饰的冠子，佩带的彩结绾成双胜的样式，上面还串着利市钱——真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——忙着在花下寻找各样花草，以便与同伴们斗个高低，蹙

金的花钿掉落了也不知道。

由此，也许我们还该进一步地注意到，在当时的真实生活中，类似的场面似乎并不鲜见，不仅花蕊夫人看到过，另一位诗人张夫人，也看到过。在某一个早晨，这位张夫人在闺房前，拾到了女友的花钿，并且为此写了一首诗送赠女友韦氏：“今朝妆阁前，拾得旧花钿。粉污痕犹在，尘侵色尚鲜。曾经纤手里，拈向翠眉边。能助千金笑，如何忍弃捐”（《拾得韦氏花钿以诗寄赠》）。难得的，在唐诗中，我们听到了一个女性向另一个女性发出的声音，体会到流露其中的温暖的女性友谊。张夫人对她的女友的劝告，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，是的，那小小的花钿，沾带着唐代女性脸颊上的香泽脂粉，尽管经历了漫漫时光，仍然在文学与艺术中鲜艳照人。经女性的手轻轻拈起，它们被装点黛眉边，让她们的笑容更其动人。与女性曾经如此相亲相近的东西，又怎么可以轻易地忽略，遗忘？

于是，我们就不得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屡屡地会有花钿，在唐人的生活中，在唐代文学中，翩然落下？就让我们花费一点耐心，暂时忘记“诗以言志”的大道理，利用那些已成经典和未成经典的古人的作品，来对花钿做一点知识考古吧。不管今天的人怎么想，在那个时代的男人眼里，花钿就是性感的象征。贴有花钿的脸庞，对他们来说是无比的美艳，无比的

诱惑。女性贴饰花钿的动作过程，也让他们一次次地被打动。贴花钿，是当时女性天天都要重复的功课，是化妆中的一道必要程序，就在她们专心地用一个时代的时尚来武装自己的时候，另一个性别却悄悄地，带着好奇和爱恋，观察着她们此时此刻的情态。在这一刻，男人也变得细致和温柔，于是，在他们的笔下，女性生活中独有的场景被细腻地描状了下来。正是借助了男人的目光，后人得以看到女性在准备贴金钿之前，用舌头把它润湿的特写镜头：“舌头轻点贴金钿”（赵光远《咏手》之二）。这就引起人的好奇了，何以要用舌头去舔金钿呢？原来，安贴花钿，是利用一种特殊的“呵胶”，“呵胶出辽中，可以羽箭，又宜妇人贴花钿，呵嘘随融，故谓之‘呵胶’”（宋叶廷珪《海录碎事·百工医技》）。这种呵胶，只要对着它呵嘘一会热气，就能变得软粘，所以“宜妇人贴花钿”。显然的，花钿就像今天的邮票一样，在背面涂有呵胶，平时是干的，当女性需要的时候，也像今天使用邮票一样，用舌头去舔润一会，让呵胶遇热变软，然后就可以贴用了。说实在的，也许古代的花钿比今天的邮票在使用上还更方便呢，因为据诗人们的描述，唐代女性真的是经常只对着花钿吹一会气，然后就能用它来装点自己：“呵花贴鬓黏寒发”（韩偓《密意》），“呵花满翠鬟”（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）。毛熙震《酒泉子》甚至细腻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细节，清晨打开镜匣梳妆，“晓